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百零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抗日烽火

- 石牌要塞保卫战 邱行湘(1)
- 记枣宜会战 宋瑞珂(13)
- 八年抗战亲历记 陈凯荣(34)

从战犯到公民

- 抚顺战犯管理所见闻 舒靖南(43)
- 前言——黎明前后——三次集中——集古今中
外于一堂——劳动与活动——重视思想教育
——春风化雨, 枯木逢春——特赦之后——结
束语

桂系史话

- 李宗仁之崛起 尹承纲(88)
- 夏威传略 冯 璜(110)

文化艺术

- 幼年学艺记 靳凤霞(118)
- 大姐杨金香——我开始学戏——不增“份”就扣

- 锣！——上火车也受刁难——为了活命！——
 学演曲艺和文明戏——冒牌的美国军官——告
 姓徐的恶霸！——那时的后台——屈辱的生，
 悲惨的死——大师哥娶媳妇——“虎烈拉”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叶浅予(150)

耆年忆旧

- 跟着党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姚惠来(157)
 摸索前进的道路——职教社的爱国活动——革
 命的领路人——第四补校的革命活动——在孤
 岛上的斗争——解放前夕的两次遇险——在历
 次政治运动中

工商经济

- 解放前从事蚕丝业改革的回忆
 费达生口述 余广彤整理(169)

百丑图

- 李士群之死 马啸天 汪曼云(181)

质疑·补充·订正

- 对《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锋战士张志让与〈宪政〉月刊》
 的一点意见 章 益(197)
 关于盛世才调任国民党农林部长的时间 卢业成(199)

抗日烽火

石牌要塞保卫战

邱行湘

石牌要塞保卫战,在一九四三年五月,是鄂西会战关键性的一个战役。兹就个人亲历,着重撰述陆军第五师保卫石牌要塞的经过,作为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奉调任远征军长官部副官处长。我原任陆军第五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是年五月,日军四万余众向我鄂西进犯,我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之命,调回第五师,参加这次会战。

当时,第五师属第三十二军建制,未久,即调宜昌之罗田溪、三斗坪附近集结。五月上旬,归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指挥,参加了江防军保卫石牌要塞的艰苦战斗。第五师官兵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近一万人向我第五师正面的进攻,终于保住了石牌要塞。鄂西会战胜利后,第五师改隶第九十四军建制。

鄂西会战的指挥系统: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孙连仲(代);副长官:王缙绪、吴奇伟;参谋长郭忏,副参谋长张知行。

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副总司令:曾以鼎、李及兰;参谋长洪懋祥。

第十八军(军长方天)辖:第十一师(师长胡璉)、第十八师(师长覃道善)、暂编第三十四师。

第八十六军(军长朱鼎卿)辖:第十三师(师长曹金轮)、第六十

七师(师长罗贤达)。

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辖:第一三九师、第五师(师长刘云瀚、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邱行湘、参谋长姚葛民;第十三团团团长康步高,第十四团团团长罗莘求,第十五团团团长许颢)。

会战前的敌我态势分别罗列如下:

一、敌军兵力及其分布与动态

南县、安乡、藕池口一带之敌,于滨湖战役后,以其第三师团及第十七独立旅团主力、四十师团独立第十四旅团之一部,先后集结于津市东北白羊堤、青石碑间地区。五月十七日后,复增五十八师团五、六千人。

盘踞荆州之敌第十三师团以六十五联队三千余人开弥陀寺,其余及陆战队四四联队等主力,并伪军二十九师之一部,共约两万人,先后移集董市、白洋河地区,其师团部移驻张家店。敌第三师团六八联队及敌第六师团之一部共六千余,集结于云池、古老背地区。敌三十四师团之二一六、二一七两联队及工兵联队并三十九师团主力,共两万余,集结宜昌西岸附近。敌军第十一军指挥所设于宜昌,其直属部队三千余人,集结当阳、宜昌间地区。三十九师团师团部移驻高家店,显有西犯企图。

二、我军部署及作战指导

自滨湖战役后,第六战区仍本保卫陪都、待机收复失地之任务,先变更部署:第二十九集团军之一六二师,仍集结于鳖山附近地区。第一五〇师,主力扼守新州亘澧县之线,其一部位置于夹堤、白羊堤附近;一六一师由羌口附近开始向鳖山转进。第十集团军,以八十七军之一一八师于白羊堤亘汪家嘴之线;四十三师于汪家嘴以北亘中浪湖线,均采取攻势;以新二十三师守备孟家溪、公安、

甲津渡亘白溪桥之线；以九十四军之五十五师守备沙道观、松滋、枝江亘宜都之线；第一二一师三六二团集结肖家岩附近，其余正由西斋向茶元寺附近地区集结；暂编第三十五师第三团集结于西斋以北亘茶元寺附近地区；六十七师（欠二〇〇团）位于肖家岩、余家桥附近地区。江防军以六十七师之二〇〇团守备安春垸；第八十六军之第十三师守备茶店子亘乌龟山之线。以十八军十八师一部附三十四师之第二团守备长岭岗、墩子桥之线，主力控制于曹家畈附近；第十一师扼守石牌要塞。第二十六集团军以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之十二团向龙泉铺之敌攻击，其余任三游洞、龙王洞亘黑湾垸之线守备；第六师之十七团向双莲寺之敌攻击，其余任长岭岗、大金山、破石垸之守备。第三十三集团军以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之一一〇团于七孔岩附近，向当阳之敌挺进攻击，其余任大木岭、黄茅岭、龙家山之线守备；一三二师已由重阳坪开始向远安附近推进，保持机动；第一七九师之五三六团，于观音寺、三叉路附近向黄家集之敌攻击，其余扼守九里岗、板仓、新集之线。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向南桥铺、荆门各附近之敌攻击，其余任和尚桥、松林坡、莲花庵之守备；暂五十三师一部挺进敌后，断荆钟、荆沙敌之交通，其余任峰子山、转头湾之守备；原驻李家土城之第一八〇师，开始向东巩附近推进，保持机动；原集结于南漳垸附近之第五师调太平溪、罗佃溪一带集结；窑湾溪附近之一三九师调榔树店附近地区集结。原在河南新野附近之三十军，正向秭归窑湾溪一带开拔，预定常（德）桃（源）附近之第七十四军，在湖南衡山附近训练。第七十九军之九十八师及暂六师在益阳附近，一九四师在汉寿附近。

战区基于当时情况判断，敌人似将由澧县以北地区，向暖水街，同时由枝江附近渡江，包围攻击我公安附近之第十集团军部队后，再转攻常澧，或自枝江西南地区向长阳进犯。宜昌西岸之敌向石牌要塞攻击，以击退我江防军部队、占领石牌要塞、打通宜昌以下之长江水运，再准备西犯陪都（重庆）。根据上述敌情判断，乃策定如下计划，电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令各总司令执行：

(一)敌犯津、澧再攻常德时,以四十四军主力守备津、澧,一部在渡口以北对(洞庭)湖警戒。七十三军残部控制于桃源以北地区,对窜入常德以北地区之敌,以控制部队由敌侧背而攻击之。不得已时占领常(德)临(澧)或桃(源)慈(利)线既设阵地,以利尔后之作战。我十集团军右翼部队,适时出击,以行策应。

(二)敌由津、澧附近向暖水街,同时由枝江、宜都附近渡江,企图包围攻击我第十集团军部队时,公安方面部队,只留最小限度兵力守备公安,尽量抽集部队控制于张家场及其以西地区,对枝江附近渡犯之敌,以该方面守备部队逐次抵抗。第一二一师控制于刘家场。六十七师控制于聂家河,由敌侧背而攻击之。如敌于宜都渡江,向渔洋关方向进犯时,以一部于汉洋河逐次抵抗。依情况,以第十集团军左翼及江防军右翼控制部队夹击而击破敌人。不得已时,十集团军部队占领新安、暖水街至聂家河之既设阵地,再策后图。

(三)第二十六集团军派队向龙泉铺、双莲寺,三十三集团军以三个师向当阳攻击,以行策应。

三、江防军战斗经过

五月十三日晨,敌皮艇三艘由洪家林子(宜都北)附近偷渡,被十三师击退。

五月十五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元(韵目代日,即十三日)巳(代时,即上午九至十一时)电:“江防军守备现阵地,确保石牌。”

五月十六日,六战区长官部的处置:江防军确保石牌要塞,并确与第十集团军密切联系。

五月十七日,六战区长官部的处置:战区基于当时情况,决以石牌为轴,先确保主决战线,待二十七师到达,协同三十二军及常德方面部队全线转移攻势,并指示第十集团军与江防军决战线,概为渔洋关、津洋口、石牌要塞之线。

江防军以十八军固守石牌要塞为主,八十六军守备聂家河、安

春埝、红花地、长岭岗线作持久战，以保卫石碑为决战线。长阳磨市各附近，分别控制有力预备队。三十二军以第五师主力，位置于三斗坪、陈家坝之间。

江防军正面，汉洋河东西两岸之敌三千余人，炮十余门，于十七日晨分两路向我六十七师黄家铺、响水洞、麒麟山阵地进攻，激战三小时，该阵地被敌突破。该师主力向磨市附近、一部向峰山附近转进；午刻，麒麟山之敌，续向西进迫我宝山坪亘磨市阵地，经六十七师猛力阻击，激战至酉（地支名，代时，即下午五至七时），磨市被敌突破。同时转进到峰山之二〇一团，复与步骑联合千余遭遇，反复肉搏，团长以下，伤亡颇重，不得已该师大部逐次转移到马鞍山、刘家棚、沙子岭之线重新部署，一部于翌日晓已移至白庙子（沿市口东南）附近。

同日子（地支名，代时，指夜晚十一时至一时）刻，宜昌附近之敌三千余，炮十余门渡江西犯。我第十三师守兵奋力痛击，激战至午（中午十一时至一时），敌我伤亡均重。我右翼转至天燕坡、廖氏祠之线，敌继续猛犯。我长岭岗守兵全部殉职。亥（下午九至十一时）刻，我转移至浪子口、南流溪之线与敌对战。

同日，经红花套渡江之敌，约五百余，在其炮火掩护下向我沙套子要塞猛扑。我要塞守兵奋勇抵抗，迄黄昏敌无进展，但我伤亡已重；至亥（晚十一至一时）刻，我守军奉命向西转移。

五月二十二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养（韵目，代表二十二）未（地支，代表中午一至三时）电示：

（一）江防军应以第一线现有约二师兵力守备现阵地，被敌突破时，可增加一师在长阳、平善坝之线，持久抵抗。最后应死守资圪、木桥溪、曹家畈、石碑要塞之线，拒止敌人。

（二）十集团军应在清江以南续行持久战，如敌续向渔洋关以西突进时，除以一部守备五峰外，主力在渔洋关一带山地游击扰袭。

（三）石碑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

第六战区与江防军的作战方针(五月二十二日):

(一)三十二军(欠一四一师)及二十七师各部,为战区准备决战之兵力,不可轻予使用。

(二)一八五师(欠五五三团)到五峰后,即暂归十集团军王(敬玖)总司令指挥。

(三)第十集团军归江防军总司令直接指挥。

根据以上部署,石牌外围的作战指导,已告一段落。当面敌情是:宜昌附近之敌三十九师团、六师团、第三师团各部势必倾巢来犯,抢占其战略目标石牌。下一步就是江防军与敌军“石牌要塞”争夺战的开始。

这时,江防总部不失时机地将其控制在三斗坪的预备队第五师由江北调集长江南岸之落步埡;接着命该师推进到高昌堰、峡当口附近地区待命。

五月二十三日,江防军当面情况是:

瀚墨池、渔洋关陷落,长阳以东激战。一三九师各以一部驻津洋口、资圪、龙潭坪,主力到都镇湾。

五月二十三日晨,刘家棚方面之敌,续向花桥、罗家坪纱帽山阵地进犯,被我六十七师守军阻击,敌官兵伤亡已过半,不得已转移于歇马台、罗家湾、龙门之线,巳(上午九至十一时)刻敌复增兵千余人、炮八门向我续犯,我敌反复争夺,激战甚烈。申(下午三至五时)刻敌复分窜龙门东岳庙各地。我六十七师直属机关部队及全师残余部队与敌冲杀,敌势稍挫。

五月二十三日晨,敌数千,炮五六门,便衣队三四百,在敌机掩护下,分向我天坑坪、大弹子垭十三师阵地猛犯,敌炮火、飞机,同时狂炸猛攻,经我守军沉着应战,激战竟日,敌未得逞,迄黄昏仍在原地对战中。

此时(二十三日)江防军的部署是:

(一)三十二军一三九师,以主力守备资圪、马连、都镇湾沿清江北岸地区,以一部守备都镇湾、津洋口(含)地区,阻敌北犯;并派

小部队向龙潭坪、松杨坪各地严密警戒，与九十四、八十六军密切联系。

(二)八十六军之第六十七师，以一部原地阻敌，主力迅速脱离敌人向都镇湾以南地区集结，尔后开赴王家棚整顿。第十三师右翼务与津洋口一三九师密切联系，并控制长阳，阻敌渡江。左翼确保现阵地与十八军联系。

(三)十八军仍固守长岭岗、小平善坝之线。

五月二十四日，敌占长阳。同日，宜昌西岸敌三十四师团及三十九师团向我进犯。渔洋关、聂家河敌大部北犯。清江南岸、宜昌西岸敌三十四师团及三十九师团向我进犯。渔洋关、聂家河敌大部北犯。清江南岸、宜昌西岸敌主力部队，集中进犯战略要点——偏岩。

五月二十四日，江防军得知战况：

(一)本日辰(上午七至九时)步骑联合之敌千余，分由徐家台子、松杨坪及沿市口、土地岭向我一三九师古潭、大岭头阵地东西两面攻击。下午我转守大岭头、都镇湾之线与敌对战。迄夜我撤至清江北岸。清江南岸之敌步骑兵千名，于拂晓其一部在盘踞津洋口至长阳对岸各渡口，积极准备强渡，并占领各处制高点，向我北岸炮击。另一部续向我六十七师攻击。迄午，迫近平洛河口与我六十七师之后卫部队发生战斗，其主力即由都镇湾北渡。申(下午三至五时)刻，该师后卫部队亦逐次由都镇湾附近，渡江北移。

(二)天坑坪附近之敌，于本日辰(上午七至九时)在敌机掩护下，沿清江北岸向我十三师右翼地区攻击，激战八小时后，天坑坪、永和坪陷于敌手。敌继续西窜，午(中午十一时至一时)刻又陷我长阳，遂激战于向家河、凤凰山一带，此时，清江河南岸之敌，复以炮火集中射击。该师守兵，腹背受敌，一时陷于苦战。申(下午三至五时)刻敌一部乘隙窜三汊河，当被我围歼。至酉(下午五至七时)敌攻势顿挫。

大弹子堰附近之敌约千余，炮数门，本日亦向十三师牌坡、刘

家坳阵地进犯，激战竟日，被我阻击。

(三)五龙口、石榴河一带之敌第三十四、三十九两师团之所部约一千余名，于本日辰(上午七至九时)在其空军及炮兵掩护下向我十八师冬青树、枣子树坳阵地进犯。至午，(中午十一时至一时)敌已增至三、四千，该师右翼冬青树阵地因受梯岩、红岩冲方面之敌之侧击，守兵伤亡殆尽，不得已转移至冬青树西端与敌对峙。又虾子包阵地，三面受敌，屹然未动。黄昏，敌倾巢出犯达两万人。

四、进入石牌要塞争夺战阶段

我第五师受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的直接指挥，早于五月中旬，即由三斗坪渡江南进，经落步端出峡当口，集中于峡当口、高昌堰附近一带地区。

五月二十五日，原在宜昌对岸之我军第十三师，与敌激战多日，二十五日正午前后数小时，全部向偏岩溃退，建制混乱，第十三师师长曹金轮已失去掌握能力，时我第五师十四团早已占领阵地掩护十三师转进。在此关键时刻，上午十时已有蒋介石电话通知江防总司令吴奇伟转令第十三师死守偏岩，上面不知下情，我接到吴奇伟总司令电话，当即向退到偏岩的第十三师师长曹金轮转告，曹惊魂未定，根本听不进我向他转达的蒋介石命十三师死守偏岩的命令。我与曹金轮原为旧交，满以为可以在第五师的掩护下，将十三师收容起来；结果曹金轮二话没说，随着溃兵西去。

蒋介石要死守偏岩是正确的，战区和江防总部对这战略要点，没有引起重视。第五师如不及早占领偏岩，对确保石牌战略上和政略上的要求将会落空，第五师守住了偏岩，就是为石牌争夺战打下了胜利的基础。而二十四、二十五日，正是敌人渡过清江，与宜昌西岸敌主力麇集偏岩附近地区，向我冲击的最好时机。

五月二十五日第十三师西走以后，敌人尾追；五师即与敌人激战，敌在空军的掩护下，猖狂已极，根本没有把第五师放在眼里，我

们第五师官兵在刘云瀚师长指挥下，团结一致，决心用我们的血肉建立钢铁长城。

二十五日第五师的阵地偏岩、左翼雨台山、月亮岩暂三十四师第二团阵地被敌突破。并有大部友军由津洋口、都镇湾向高昌堰西撤。

次日(二十六日)，江防总部命令，调整部署：以第五师、十八师、十一师守备馒头嘴、峡当口、石牌之线。我第五师早已占领馒头嘴、峡当口的口袋阵地，当敌人在空军掩护下出偏岩向馒头嘴、峡山口突进时，我师第十三团在馒头嘴占领了侧面阵地，十四团在峡当口与十八军十八师并肩作战，拒敌西犯。在小河两岸的广阔的开阔地里，敌以密集纵队向我阵地扑来，我军沉着应战，待敌接近到我阵地前沿，出敌不意，弹无虚发，打得敌军展开、疏散都无法施展，敌人死伤枕藉。敌机虽整日轰炸，也救不了他们的生命。敌人黔驴技穷，放毒气，空降部队降落后，随即被我十四团消灭。就在偏岩到馒头嘴这个开阔的山冲里，毙伤敌人千余。

到此，我第六战区长官部又作了新的部署，其要旨是：

基于当时敌情判断，渔洋关方面向西北窜犯之敌，似有配合长阳方面敌军迂回资丘包围我江防军之企图。第十集团军之各部队，尚待收容整理，无法与敌决战，遂决心遵照一九四〇年预定待敌深入到山岳地带后，再行断其归路之腹案，乃拟定作战指导如下：

(一)战区决确保石牌要塞，俟三十军及七十四军到达后，即以三十军、三十二军、七十四军各主力及七十九军全部，在清江两岸地区对向我江防军攻击之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

(二)决战时期预定为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

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间，我江防军全线连日激战，我扼守天柱山、馒头嘴、柳林子、小平善坝之线阻击敌人。

二十六日晨，敌便衣百余与我石板沟八十六军搜索营激战。未顷，敌步骑约千余续至，我因众寡悬殊，遂向西移，敌续西犯，遂激战于香火岭、四方岩、娃娃岩之线。该地先后复为敌占，我乃向五龙

观方向转移。同时，鸭子口对岸之敌，陆续增兵，一再强渡清江，经我一三九师守军猛击，毙敌甚多。午（中午十一时至一时）刻我以伤亡惨重，鸭子口、长岭岗均告失守。二十七日，敌千余由津洋口窜两河口。而峡当口敌千余、炮八门，亦于二十六日向白道岩、月亮垭第五师阵地猛攻，经我第五师迎头痛击，迄二十七日，敌增至三四千人。卯（五至七时）刻敌分向长儿坪、杨花子坡猛攻；同时敌千余，配合便衣二三百向土地垭、刘家坝攻我第五师侧背，血战竟日。

二十七日晚，敌分由鸡冠岩、赵家蓬向沙坦坵、胡家店、鲁家坝、柳林子十八军各阵地进犯，短兵相交，敌伤亡甚众，不支回窜。

五月二十八日，连日来由清江沿线，都镇湾、鸭子口向我高昌堰撤退之八十六军六十七师及第三十二军一三九师等部，转向木桥溪、贺家坪西撤。

同日，我第五师以十五、十四两团据守高昌堰两侧高地，敌以二十余架飞机，掩护其优势炮兵及步兵四、五千向我猛扑，激战竟日，我军士气旺盛，并以有力之一部占领高昌堰通向津洋口的峡口，以掩护我友军安全西撤。高昌堰是一个狭隘的通道，易守难攻，是一个小山峡，中有东西向通向清江的溪河。第五师官兵，大家认为又是埋葬敌人的好战场，两翼没有依托，大家都有独立作战的精神。

二十九日江防总司令的部署是：

（一）三十二军第五师占领下元溪、木桥溪、石头垭之线；六十七师归三十二军指挥，位置于贺家坪；三十二军主力位置于三叉河、下元溪之线。

（二）十八军占领易家坝、曹家畈、新安寺、石牌之线，十一师固守石牌要塞。

五月二十八日江防部战报的情况是：

永昌寺方面之敌千余，界岭、杨春岭方面之敌二三千，炮五六门，先后在敌空军掩护下向我第五师两翼攻击，我第五师之十五团、十四团激战于高昌堰附近，血战至戌（下午九时至十一时），敌

我仍胶着于香花岭以东钱子溪南北高地杨春岭之线。

沿曹家畈、宜昌大道西进之敌，向曹家畈附近十八师全面进犯，其一部曾侵入彭家坡山腹，当经我派队驱逐。同时大桥边之敌三千余，分三股向我石牌要塞外围闵家冲、井长坡各阵地窜犯，敌机连续轰炸达四小时，我第十一师凭工事阻敌，战斗至烈，迄黄昏仍固守中。

二十九日，香花岭附近之敌，于子时（晚十一时至一时）开始与我第五师十四团、十五团争夺，该阵地因沿河两侧山地险要，敌大兵猬集于隘路无法展开，敌空军狂轰滥炸，激战竟日，毙敌三、四百人，我军愈战愈强。高昌堰又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是三斗坪、宜昌、津洋口、渔洋关、贺家坪进出的咽喉要道。它正拱卫着石牌要塞。

同日，我十八军十八师八斗冲阵地伤亡亦重，敌又转向八斗冲十一师猛攻，敌放大量毒气，八斗冲陷于敌手。

二十九日晚，我第五师奉江防总部命令调整部署，师主力由高昌堰、墨坪转移至木桥溪，阻敌西犯。

三十日，敌占香花溪、三岔口、小朱坪及四方塘各附近，拂晓前后向墨坪第五师阵地猛攻。当面之敌四千余，以飞机十余架，辰（上午七至九时）起继续攻我第五师，激战于墨坪、木桥溪附近沿溪各高地，反复争夺，以沿溪隘路进出，不便，敌空军肆虐，战斗空前激烈，第五师前仆后继，奋战竟日，沿溪之墨坪、木桥溪两镇入晚被敌占，我第十三团康步高团长率部与敌争夺木桥镇以北高地，反复冲杀。我十三团第一营营长王嵩高阵亡，当由该营副营长袁琳升任营长，连长姚树开升任副营长，继续向木桥溪北高地与敌激战，直至占领太史桥以东高地与敌对峙。我第五师主力之十四、十五两团及师直属营连队占领了太史桥与木桥溪北高地之十三团阵地联成一片，形成了天险。木桥溪系三叉河口，无险可守。而太史桥与桥东十三团占领的高地，自成“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太史桥距木桥溪的三叉河口仅里许，太史桥为了战略上需要，这座雄伟的大石

桥早经破坏,桥底可以渡涉,但石桥两头陡峭绝壁,通过十分困难。根据我们俘获的敌兵《要地志》载,此地亦为敌难以逾越的要隘。

三十日入晚,我和刘云瀚师长、交替指挥部队作战,是晚能有机会在太史桥半山阵地,研究下一步敌情和作战指导,并乘夜色观察各方情况,特别是敌人动态,同时见到长江沿江山坡灯火连接,络绎不绝。这时江防总部、十八军、十一师通讯网已断,我们热望各路大军捷音频传,我们也为目前的征候而疑虑。夜深人静,午夜十二时,东线枪声沉寂,十三团前哨步队和师侦察队忽报我当面之敌主力部队有撤退模样,我和刘师长立即命令第十三团准备出击,并令侦察部队一分钟也不能脱离与敌接触。拂晓前敌人发起佯攻。我们的判断,敌人是在掩护退却。稍顷,我搜索部队报告,敌主力已狼狈回窜。师部立命十三团跟踪追击。至此,敌人妄图占领木桥溪以后,西犯贺家坪、东窜三斗坪、席卷我石牌要塞的迷梦已彻底破灭。雄伟的石牌——陪都重庆的门户,终于在全国人民和两湖人民的支援下和英勇的抗日将士浴血奋战中,巍然挺立在长江的三峡口上。

我们祝捷的当时,江防军的通讯网恢复了,首先是第十一师师长胡璉打电话给我,向我和第五师官兵殷切慰问,并祝贺我们的胜利。胡璉十分敏感,他内心里深知此役成败关键所在。

六月一日,六战区下令全线追击,第五师奉命自木桥溪向偏岩、宜都追击。道经偏岩,据附近人民告诉我们,这一星期里的血战,我军打死、打伤敌人数以千计,由偏岩抢运敌军尸体去宜昌者不下五六百具。

自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三十一日,我第五师为保卫石牌要塞,血战一周,我师阵亡营长以下官兵五百零八人,伤官兵三百余人。

战后,我们立即派卫生队医务人员清扫战场,将我阵亡官兵集中掩埋于英雄的馒头嘴山上,并建立了一座巍峨的烈士纪念塔。

记枣宜会战

宋瑞珂

一、襄东方面

(一)战前概况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成立所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任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自我军在豫南、鄂北冬季攻势对敌打击以来,侵占武汉之敌日益感到大洪山、桐柏山一带我军之威胁;江汉平原之谷仓,亦无法利用,乃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将鄂东之麻城,赣北之奉新,靖安等据点放弃,并抽调湘北之第六师团及赣北之第四十师团各一部,连同原驻湖北之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分别集结于钟祥、随县、信阳各地区,企图在襄东方面作孤注之一掷。

敌第一期作战,是以枣阳为前进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企图由两翼包围,歼灭我军于枣阳附近地区。其右翼信阳方面,攻略明港后,即转向西进;其左翼方面,则由钟祥北进,企图以左右两翼构成包围态势之两钳;其中路则由随县沿襄花路前进,企图吸引我军于枣阳地区,以便其左右两翼对该地区之我军,实施包围。

当时,我军的部署是:

(1)江防军(郭忏)、肖之楚二十六军,辖三十二师(王修身)、四十一师(丁治磐)、四十四师(陈永);李及兰的九十四军,辖五十五师(杨勃)、一二一师(牟廷芳)、一八五师(方天);周岳的七十五军,辖第六师(张珙)、预备第四师(傅正模),以及临时拨归指挥的十八

军十一师(方靖),担任江陵、沙市、沙洋、宜昌一带之防守。

(2)以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辖五十九军(张自忠兼)、七十七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兼),并指挥五十五军(曹福林)担任襄河守备。

(3)中央地区以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陈鼎勋)任洛阳店、随县以西之守备;以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九军(刘和鼎)、第八十四军(覃连芳)任随县以北高城以南地区之守备,该军辖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师;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的四十一军控制于襄阳附近,为战区预备队。

(4)以王缙绪第二十九集团军(由许绍宗代)、四十四军(廖震)控制于大洪山地区,六十七军(许绍宗)任东桥镇、三阳店之守备。

(5)豫南方面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军(池峰城)任桐柏以东,第六十八军(刘汝明)任平昌关以北及明港一带之守备。

(6)以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石觉)、八十五军(李楚瀛),并指挥九十二军(李仙洲)控制于确山、叶县间为机动兵团,相机打击进犯之敌。

(二)作战经过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日军开始进犯。我军除中央地区之随枣公路(襄花公路西段)方面,一面抵抗,一面逐次转进唐河流域,并另以一部固守大洪山、桐柏山外,大部兵力则早已向敌军左右两侧外翼移动,争取外线主动地位。日军第三师团及第四十师团之一部,由信阳向西北进犯,先陷明港、狮子桥、小林店,于五日陷泌阳、桐柏。此时,我第三十一集团军协同刘汝明六十八军、李仙洲九十二军由泌阳分两路向敌侧后尾击,而在桐柏的第三十军主力也向敌进行侧击;但日军终以优势兵力由泌阳西进,于七日攻占唐河,随即倾全力南攻枣阳。我三十一集团军奋力反攻,于八、九两日先后克复了唐河、新野,并尾随敌后迅速追击。

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师团附战车三十余辆,飞机四十余架并